

台风杂记

后藤序

寄怀在台湾佐仓达山用「松青沙白」字为韵

基隆港

大崙坎林本源宅

生番家屋

生番人贵宝

台风杂记

附尾

后藤序

达山佐仓君着台风杂记者，征序余。披而读之，设题凡一百有余；自其风候人情之所异，以至其土地所生物产等，详密无漏，使人有足踏其地、目睹其物之想，其用意可谓切且到矣。闻君曾奉职兹土，或提剑探匪类之窟、或执笔草谕示之文，备尝艰险，面胸中尚有余地，其所入耳触眼者悉记以为一册子，此着即是也。

因忆邦人之或奉职此地、或以事来游者，一旦辞去，则漫然成语，曰「彼风土真可厌矣」！曰：「当局措置多误计矣」！甚则空中构楼阁，以为指弹之具，取快于一时；而其能记述真相实意之所存、以供世之参考者，寥寥如晨星，是余之所深遗憾也。

今此书一出，则真相实趣之所在，炳然呈露，而从来抱持谬见者释然冰渐，廓然洞开；然而此着之美举可以见矣。是为序。

明治癸卯岁（光绪二十九年）二月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。

寄怀在台湾佐仓达山用「松青沙白」字为韵

疠氛瘴雾岛中锺，摄养祈君着意浓。东天秋霁月升夕，忆否寒流石上松？
四面海洋灵气锺，膏腴到处土毛浓。胜他饶确辽东地，野有桑茶山有松回
各处战争流血腥，顽民抗敌户皆局。天然村落好城堡，篁竹森森遶宅青。
鱼群介族逐波腥，渔蟹稀疏海上局。独喜富源多沃土，一年三度稻苗青。
贼徒多据野人家，须藉兵威辉国华。知是将军指挥迹，阵图画在淡河沙。
燹余到处邑无家，卷地炎尘鬣要欲华。最是夜程兵倦后，荒原仰月卧平沙

。悯他以主却为客，兽窜禽奔潜窟宅。毕竟井蛙不识天，怪看赫日眼皆白。
杂居不辨主耶客？民政要安衣食宅。一视同仁天吏心，勿分人种黄兼白。
乙未八月中作，中洲三岛毅。

台风杂记

明治乙未（光绪二十一年），日清和成，而台澎为我领土。余在总督府民政局，公务之余，摘记其人情、习俗、家庭、产物等与我本土相异者一百余事，题曰「台风杂记」以供施政之资料。今偶探筐中，获旧稿，不忍覆瓿，缮写以为一册子。唯当时纷扰未歇，倥偬走笔，不成章者亦多。请不咎其芜杂，而取鄙意所存，则幸甚幸甚。

妇女缠足

台岛风尚与我本国异其趣者，不遑枚举。其最奇者，莫若妇女缠足。缠足之风，其来久矣，非英雄则不能移此风。闻妇女至五、六岁，以布帛缚之，渐长渐紧，终使足指屈曲小于拳，倚杖或人肩纔能步。而妇人自以为美，男子亦视其蹒跚行步状为步步莲花。足大者迟嫁期云。或曰：「缠足之害固甚矣，然日本妇人之涅齿与泰西妇人之榨胸，亦皆此类。何独咎缠足」？余曰：「泰西之俗，余未知之。至我涅齿，则分婚与未婚，决非徒尔。近时此风渐去。而台妇依然不改旧态者，果何耶」？

评曰：何国无异风？何人无奇癖？唯其弊害，不至伤性破风则可矣。如缠足，实伤性害命之甚者。自他邦之习俗观之，殆不能解其意所存。而清人观以为可悦可夸，岂不固陋之至乎？然国自有法，不用他之容喙。唯一且属我领土者，宜从我禁令。油断从来误事，为治于此土者，其宜深思矣！

鸦烟

台湾人士嗜鸦烟，甚于食色。大抵男子自十七、八岁吃烟，至老尚不废。每家寝台，列置烟器，横卧噙之；有客亦供之。余亲观其状，烟管大如洞箫，盛以鸦液，灯火热之。吃二、三回，渐入佳境。既而云雾冥蒙，结华胥之梦。其快味忘死，宜哉！贱民一日所费不下二、三十钱；至贵人则糜八、九十钱，而不顾云。费财犹可，鸦毒猛烈，吃久而渐发瘾疾，面容枯槁，元气沮丧，不任用者甚多。清国锐意讲洗除策而未能除之，其余弊滔滔至今曰，亦可叹矣！或曰：「台人吃烟固不可，然日人嗜酒，醉则骂詈争暴，狼藉路上，为警官所戒者相踵，破产倾家，而尚不顾，是亦可叹矣」！余曰：「酒是奋兴元气，适度饮之何害？唯其破产乱风者，盖非饮酒而被饮于酒者，与吃鸦（烟）相去远矣」！

评曰：鸦烟之毒甚于缠足，皆是为清朝之痼疾，其宜速施矫正之策矣。唯鸦毒之深入心腹者，渐为瘾疾，其状殆甚于我中酒毒者。是以俄歇吃烟，则精神顿衰，至不辨人事。余曾在打狗警察署捕土匪鞠讯之，初彼应答不异常人，既心气恍惚，不为应答。怪问之通事，曰：「是所谓瘾毒者。若使吃烟则复

旧矣」。乃呼烟一吸之，则忽开眼动口，继应答。于是始知癮疾之状。现今台政之不能断行禁烟者，盖亦在于此欤？

娶妻

台人娶妻，大抵以数百偿之，殆似印度人身卖买。今审其实情，全异趣。台岛男多而女少，不赠金则不许嫁，是以男子劳身蓄金，以此金娶妻；即我所谓结纳金者，非卖买也。而我俗娶妻，先选其性行美丑等，不容易娶之，女家则百方厚礼，以了女债；与台风迥异。然台岛破镜少，而我反之。未知孰优孰劣也？

评曰：妇女之不幸，莫大于破镜。浇季之世，此叹益多。我新法亦注意于此，立离婚之条制。台人则以自然之习惯，令少破镜之叹，是可以警颓俗矣。

婚仪

台地行婚有六礼：曰问名、曰订盟、曰纳采、曰纳币、曰请期、曰亲迎，是定法也。令人不全行，唯行其首尾而已。男子至弱冠，欲娶新妇，以女生庚帖呈出椿萱，使冰人卜其命宫贵贱、吉凶及桂子兰孙等。既订盟、纳采，终则纳金于筐中，饰以锦绣赠新妇家；其价，大抵自四、五百金至二、三百金。又盛猪、羊、鲢鱼、海参、面线、冬瓜栳、绍兴酒等于笼中，前后二人扛之，以为纳币。新妇凝粉黛，施绫罗，乘箬舆，冰人及鼓吹引道之，女亦乘箬随之。箬舆、其它物具，用赤布缠之。而新妇之家，父母、亲族荐祝祖宗神明。后烹煎，延亲族燕飧，鸣锣放炮。挑灯用八音，以祈伉俪千秋云。

评曰：日东婚仪与台地无大差。唯昔时土人赠遗多用刀剑，不用金钱。故及举婚仪，用时服及器具，不赠金钱。且如纳金多少娶妻，最其所耻；此一事与台地相反。是以男权常尊，而女权常卑；其弊动辄无故破盟逐妇者，往往有焉。至近时人智开发，重人权，弊风渐改矣。

赠物

子女省家，大抵赍赠物。赠物固不有定式，或盛豚肉、蔬菜于蓝，或入小鸡于笼，贴赤纸，使奴担之以为赠；犹我携饼果、布帛类，以为土产。风尚所异，可以征矣。

评曰：风尚所在，宛然如目睹。妙妙。

葬典

台人重葬典，棺槨必选良材，坑穴必欲深，最称古圣贤丧死之遣旨。唯葬送之际，佣泣人数名，白衣倚杖，成伍追随，哭声动四邻；而静视其人，未尝有一滴泪。是全属虚礼，可笑也！

评曰：虚礼不知变通，是清朝所以一败颜色，古圣人盖泣于地下矣。

丧章

台人君父之丧，三年不着文绣，百日不饮酒、不入戏场、不列宴席、不剃头发，而辫发绀丝用白色，帽之顶子又用黑色。唯兄弟之丧，绀子用蓝色以表哀情。日东昔时亦有一定之律。及通泰西，服制一变，而丧章亦随区区。唯有大丧，以黑布缠帽及左腕，遏密八音，禁会燕。至父母丧，虽无一定之律，其不剃发、禁酒肉、废出游等，与台人相同。风土虽不同，孝道岂有异乎哉！

评曰：丧者，人间之大事，固不可不慎重。台人有一定之丧章，可谓美风矣！

墓地

台人之丧，先选良材制棺槨，形如刳木舟，藏尸于其中。凿地仅二、三尺置棺，粘土涂其上，如土馒头。经过三、四年，而开棺洗骨，改葬于圻穴，建碑标。但贫者经数年犹不能改葬，土馒头没于草莱之间，颇极凄凉，可谓戾古圣追远之教矣。邦人厚于丧，超于台人。棺材、圻穴固尽其善，而如碑标最注意，刻字于贞石建之，以高栅绕之，盖不啻衙外观，亦尽人事而已矣。

评曰：余曾游郊野，观土人掘土探物。就视之，则发墓拾骨。髓骼暴露，异臭扑鼻。讯之，即洗骨也。余窃爱孝情，而恶其陋态。尸体一归土，则无复洗骨之要。即虽谓习俗，亦宜加改善者矣。

僧侣

台僧亦圆顶方衣，与本邦僧侣相同，诵经音调亦相似。但大抵不学无识，参禅苦戒之力甚薄弱。且以人民信仰之心冷澹，收资极寡；垢面褴褛，一贫如洗，徒守寺院耳，岂亦有感化济度之力哉！本邦自古佛法隆行，有大伽蓝，其最壮丽者，如高野、奈良、京都诸寺院，宏壮无双，输焉奂焉，广袤亘数十町，如僧侣亦常养数十百人，打磬读诵之声震于远近。而其所谓主僧者，有学识、有品德，时设筵讲佛典，以济度众庶。是以虽有耶稣，未能展其力。信仰之厚，亦可以见矣！

评曰：佛法之入我邦也古矣。惟称名僧智识者，未知其几千人；亦皆参禅苦戒功成，而或济度众庶、或参与帷幕、或开拓山泽、或市教海外，比之清国之僧侣，固非同日之谈。今也，清朝奉天主教者渐多，盖溯源求道以防外势东渐欤？噫！

孟兰会

台人勤业货殖之风，无贵贱、无老少皆然。是以一年三百六十余日，营营栖栖，未尝休业撤劳。唯中元孟兰会户户争奇、家家斗奢，山珍、海味，酒池、肉林，或聘妓吹弹、或呼优演戏，悬采灯，开华筵，歌唱管弦，亘一月之久；竟以荐袞幽魂之事，为耳目娱乐之具。大家则费数百金、小家则靡数十金，若计以全台，其所费实不赀也！日东以七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之三日为孟兰

盆，扫祖先坟墓，饰装佛坛，供茶饭，延僧读经，或门前燎柴、或筑楼鸣鼓，童男童女群团歌舞，以为一岁中乐事。至近年，以其群团歌舞，或乱风趋侈，禁之。而追远原本之美风依然，亦其宜而已。

评曰：人间不可无娱乐之事，但失其程度，则百害千弊，骈起不可底止。余独恐台俗盂兰会，少失其程度耳。

端午

台岛亦有端午之事，称曰祭屈原之灵云。此日作粽。儿童悬香玉于胸，诣神庙。大人则称「斗船」；壮夫八、九人乘轻舸，试竞漕，宛然我短艇竞走者也。而其举动最究剧烈，或翻旗帜、或鸣鼓锣，观者欢呼，声如雷霆，可谓壮举矣！

评曰：我邦端午节，或作粽插蒲菖于屋上、或揭纸制鲤鱼于竿上、或画旗帜以英雄豪杰之像，以祈其儿之武运隆昌；与台风稍异趣。唯至其轻舸竞走之事，则亦尚武之一端矣。

爆竹金纸

台人以硝药制小烽，名曰「爆竹」，似我所谓「花火」而稍异。暮夜火之，以攘魔病。东家西邻齐发之，其声爆然轰然，白烟横于空，污臭四散，颇觉爽快。又打贴金银箔于白纸，厚数寸余，或寺庙烧之、或门前焚之，以祈神佛。是以市廛卖金纸家相望。

叩某说曰：「焚金纸而祭神，则祖先于天上禀金；烧银纸则死者锡银，祈冥福也」。古人有句：「闺中若问金笺卜，一遍归帆秋八月」。又暗焚金笺卜远人，余始不知其何故，今则知之矣。

评曰：现世焚金纸，幽冥受其金，似今之所谓生命保险者；其用心可谓深矣。余唯恐其或终不到达耳。

祈祷者

台岛女流信仰神佛之风，不让于内地人。大稻埕城隍庙及妈祖宫，阴历元宵，妇女皆文绣施身，三、五成群，入庙焚香祈祷；香烟绕缭，赛钱如雾，其发心敬神佛之状可嘉矣。而男子祈祷神佛，亦如妇女。或割竹根为两片，形如虾鱼，默祷多时抛地，因其反转之状卜吉凶。或裸体，右手持庖刀、左手执小旗，且跃且挥；庖刀斫地，余势破额，流血淋漓，似病风者。使人悚然竖毛发，可谓迷信之甚者。

评曰：我日东祈祷者严寒浴冷水，或裸体蹈雪、或绝食数旬，以祈祷神佛者，往往有焉。岂独怪台人乎！

城隍庙

台人举子女，先诣城隍庙，或祈其加冠晋禄、或祷其商运开发，犹我祭镇

护祠而求福禄也。是以既有城市，则必有城隍庙。庙虽不宏壮，结构华丽，香烟炽起，颇极殷賑云。

评曰：信仰者，至诚之所发。无信仰之人，放癖邪侈，无所不至。噫！是所以陋巷小人有信义，而肉食者反多没廉耻汉欤！

耶稣教

台人信耶稣教。观十字会塔耸立于街上，又观信徒集合唱赞美歌，亦盛矣！问其起因，距今六十年，和兰陀国传教师布教于台南；其后二十三年前，米国加奈太教会偕叻理者，开教于淡水县沪尾街，尔来英国每岁送布教资若干助之。是以耶稣之感化台民，不独土人，深入生番界；茂林中建会堂，唱赞美歌，醇朴之风可掬云。余会观台人坐叛逆罪处斩首刑者，概从容就死，毫无鄙怯之态，窃怪焉。自今日思之，知宗教之力居多矣。苟有豪杰之士，大兴皇道，而养成我尚武廉耻之风，则其可观者，岂唯止于此乎哉！

评曰：感化民心，莫善于宗教。佛教与耶稣，其所说虽相异，其所以使民乐为善者，理一也。唯台民所奉，失释迦、达摩之本分，拜天上圣母或城隍王等一种异样之偶像，未闻其说佛、耶之真理者。是以迷信成性，牢不可拔，动辄为土匪之横暴，为生番之嗜杀；宗教之力，未能普及于此，可叹矣。以道自任者，岂可不愤起乎哉？

学房

本岛从来隶属清国，文献可征者尚多。唯至学制，则规模极小，无足观者。其所谓学房者，大抵街中陋屋，或以祠庙之庑库充之。案榻十数脚，生徒数十人，或读书、或习字，杂然排列。其所谓教科书者，不过三字经、四书、五经类，至史籍则寥寥如晨星。教师者，亦大抵固陋浅学，不足与谈。我封建时代所谓「寺小屋」是耳。唯儿童敏捷，指字读之，强记如流，不让内地儿童；如笔迹，则远在其上。于是余吃一惊。盖闻台岛儿童，大抵敏捷伶俐，渐长至壮年，劳力废学，又嗜鸦烟，消耗精气；前宁馨儿，变为鲁钝汉。毕竟学制未完备，启蒙之道迂且疏，可叹矣！今也，我总督府设国语学校，大图教育之进步；则不出数年，文运郁兴，英才辈出，与本国无轩轻矣。

评曰：闻近时学制进达，生徒就业者日益繁。或既卒業，来入我诸学校者。言语文章，与邦人无差异。教化之效，亦伟矣哉！

惜字亭

官衙及街上，处处以炼瓦筑小亭，形如小灯台，题曰「惜字亭」。收拾屋外及路上所遗弃字纸，投亭火之；可谓美风矣。本邦古昔亦重字纸，近时人情浇季，视之如尘土，甚则有投弃厕中而不顾者。今闻此风，岂不耻乎！

评曰：闻我通译某赁民屋而居，一日误坠字纸于厕中，屋主不忍之，拾洗

而曝于墙上。某瞥见，忸怩谢之。传闻此事者，亦皆有所戒慎云。

又曰：昔时儿童习字，毫秃不任用者，纳之管庙，或藏土中建碑，以养贵道艺之风。今也此风渐废，可慨耳！

重师道

台湾者，南清之新开地。移居者，皆非商贾，则农工渔樵。是以庠序学房之数，不为甚多。然有资力者，大抵聘师教育子女，称曰「先生」，颇极殷勤。师弟之情，亦有一种可掬者；不似我俗日颓废，师弟之情渐如路人。

评曰：学问之要无他，在重师道。既微有轻师之风，读书万卷将何益？

背诵

秀才授书于儿童，专使口诵之，不用读本。是以儿童凭几读书，稍熟则更背书口诵之，随读随背，终大熟达，习成性，至壮老而不遗忘。其暗韵法呐嗟应酬者，养成然也。

评曰：邦人读书稍熟，则掩卷而口诵章句者，名曰「背诵」是未知真背诵之理也。谚云：一见优于百闻，盖是矣。

男女有别

本岛风俗可观者不鲜。其最可称者，男女间画然有别，颇存古国之风。盖男子营营励生业，妇女则裁衣、炊食，细心经理。两者之间，肃然如调琴瑟，未尝相媒戏淫语、未尝相纷争谊怒，各守其畛域，不相逾侵。是以家道日滋殖、子女月育成，以禀天伦之乐事。比之彼男女无别，街上媒戏、恬然不惮者，其悬隔果何如耶！

评曰：美风可钦。

妇眼无字

岛民有学艺者，大抵进士、秀才之类。至小民，则眼中无一丁字。余始谓台人承圣贤文学之遗流，文字富赡可知耳；而知文字者甚鲜，不能书姓名者亦有焉。男子且然。至妇女则日用文信及家政帐簿类一切成于男子之手，妇女则不能窥之。余怪而问之。土人曰：「妇女是门内之人，裁缝、炊饭之外无所用，岂学无用文字乎」？于是余以为台妇无字，则不教之罪也。我日东不知文字者何限，然男女至七、八岁大抵习字读书，是以不能记姓名者殆稀。况近时文运隆旺，山阻水涯，犹听啾晤之声；马夫走卒，犹有读新纸谈事者。而妇女教育亦渐进步，皆毕业于小学，眼无一丁者寥寥如晨星。其最秀杰者，或垂帷教生徒，或操觚著书、蔚然成家者，亦有焉。使台妇闻之，即其或疑而不信乎！

评曰：我邦昔时之教育，亦犹台人妇女，在家专事裁缝、炊饭，不顾外事。近来女子教育之论盛起，学艺凌须眉者续续辈出，曰某女学校、曰某女教师，着裤穿靴，阔步街上者项背相望。是亦昭代之美事也哉！

妇女濯衣

台人不厌物之污秽。凡自饮食器具至家室井池，尘埃堆积、发异臭而不介意。且垢腻满肌肤，不施沐浴，可怪矣！唯妇女濯衣裳甚劳，不问河水、池水，苟有水则洗濯衣类。今视其方，跪坐水边，形如膝行，或磨擦石面、或棍棒打之，洗又洗、打又打，至微无尘埃而后止；其精苦可想矣。独惜不择水质而洗之；干燥之后，尚带异臭，是可厌耳！

评曰：闻台人濯衣裳，豫贮尿水于桶中，和水而洗之，即腻垢容易除去；此事非虚诞。余在台三年，民间之事，大抵悉之，未知此信否？或其误闻欤？呵呵！

牛粪代炭

余曾读竹添井井翁清国漫游中所著栈云峡雨日记者。翁宿僻邑旅舍，主人烧马粪取暖。当时窃谓翁言虚矣。昨年游澎湖岛，岛人畜牛以耕田，到处粪便堆积，农夫拾之涂墙壁，或干燥以代炭。于是始信翁言不虚诞矣。

评曰：本邦之俗忌秽火，以为受神明之咎；故切戒污秽物，未曾投于火中。如毁屎粪，则梦想亦不及矣。

又曰：余曾游此岛。岛中确确，不生一木，皆仰之对岸。是以土人惜燃料如金玉，或掘草根充燃料。其以牛粪代炭，亦出于不得已。我邦树林满山，如薪炭视以为土块。唯其习渐久，而滥伐之弊日益甚。人若知树林之关国命重且大，则爱植之业，岂可忽诸乎！

牛背黑鸟

台人饲水牛，或耕田野、或挽糖车。是以到处无不见之。水牛体躯肥大，双角如开两手，而性温柔驯人。牧童一竿御之，不异羊豚。唯观日人武装者，惊骇怒角迫之。台中县兵士、宪兵为水牛之所触负伤者，往往有焉。当其春风和熙、野草畅茂之时，悠悠步于珑亩之间，黑鸟飞集于其脊，其风趣真使人动诗情。黑鸟似我鸟而小，啄牛背小虫食之，是以水牛爱而不拂云。

评曰：水牛爱黑鸟，任其集戏；黑鸟恩水牛，啄其毛虫。所谓相互征其利者。世之为政治家者，不可无水牛之度量也。

不洁

台地市街，石壁瓦甍，丹碧彩色，奂焉巍焉，殆不让泰西。唯街路狭隘，磬石凹凸，加之不洁堆积、溺水汩滥、豚鹅杂还，异臭扑鼻，使人发呕吐，而台人毫不顾。且家无厕圃，街路设一大厕场，人人对面了之，亦甚可厌。若使洁癖汉处之，则将何言。然邦人来本岛以来，大致力于街衢清洁法，或新筑沟渠、或填敷砂砾，一望坦然，车马晏如。且新穿井，清泉喷出，可以洗暑热、可以濯衣裳，比之昔日街衢尘埃纵横之状，其悬绝果何如！

评曰：清人勤俭货殖之风，根于天性；寰宇间所在开市廛，获巨利。是以国有余财、民无菜色，是最可钦者。唯平生急于殖利而不顾卫生，处尘芥不洁之间而恬然。是欧米人士所厌忌，时有清人退斥之议，岂不为清人深惜乎哉！

尚古

台人承清朝尚古之风，器物皆尚古卑新。曰：「此品虽巧妙，不甚古，不足贵也」曰：「此物虽不美丽，经年甚古，可以贵也」。凡装饰器物及茶食器等，皆煤黑破坏而不改作，反有得色。然其物果古则犹可，未必古而呈煤垢者，是懈怠之所致，亦足耻矣！日人如书、画、刀、剑、珠、玉皆尚古，或开古物展览会，为考古之具。唯至衣、食、住之诸器具则尚新，修理之不使至古败。且人之好尚，时时进化，去年有声誉者，今年则既失价；今月有好评，来月被冷遇者，往往有焉。随而奢侈月炽，而醇朴之风日衰，可叹耳。虽然，其所以好奇趋新者，适足以取彼长、补我短而致富强。一得一失，势之所不可免，有识者宜致思也。

评曰：台人尚古之风，即古圣贤之遗法，国帑不空乏者实在于此。唯墨守古道而不讲新理，是以不能振大国之威力，常受屈辱。台人其宜鉴矣！

锢婢质女

台地民间之婢女，年迄三、四十，有犹未嫁者；甚则终身禁锢，发白齿落，尚被转售，一生以婢终者亦有焉。天地阴阳之道属徒尔，人间配偶之理为空谈。是因富豪者用无夫之女，便闺房之出入，一年又一年，遂至老惫，欲婚嫁谁乐而受之。又典质子女，借金于人，名曰媳妇。及破瓜年纪，为娼妓，从贱业。及二十岁以上，尚不得赎还者，比比皆然。夫媳妇者，为其子娶妇者始可谓媳妇。台俗则不然。典质贵重人身，不知以背反天理，可谓陋矣！

评曰：日东有婢女，其一月所给，或一、二圆，或三、四圆；反其意抑锢之者殆稀。又娼妓从贱业，与俗相同。然约期借金，债解期来，则随意放还，未见若台俗之薄酷者；亦昭代之余泽也！

妇人修饰

妇人修饰面貌，远超日东。发日必梳结之，面日必粉黛之。黄金耳环与白银手环，灿然相映，颇有贵人之风。余始观之，窃谓是都市妇人而然，至僻地山村则不然。后游四方，所到妇女皆然，实可奇也。我妇女除富贵闺阁，若舞姬、娼妇之外，傅红粉者甚稀。若夫田夫野人之妇，则蓬头垢面，褴褛破履，与男子同劳作。盖风尚异也。由是观之，台岛妇人之多幸，而日东妇女不幸欤？抑亦台湾男子之多幸，而内地男子不幸也？呵呵！

评曰：台妇装饰，衣裳非不竞美丽，然风候温暖，所袭概单衣薄缣，与我妇女重袭绫罗者相异。且不用束带，是以其所费可知耳。唯至簪具、耳环等概

以黄白，其价甚贵。至富豪妇女，头饰具所费，不下千金云。

老妇花簪

妇女服装，概用红碧色绫罗，远望之如霓裳。头饰则花簪璎珞，满山皆花，老而不废。唯寡居者则撤之，以为标识。余未知其理，观老妇插花簪者以为病风者；后闻之，始惊其异风。

评曰：谚云：地异则风亦异，盖此谓欤？

尚圆

台俗妇女尚圆颜，而不贵长面。颜长者以前发掩之。所谓曲眉、丰颊者是也。闻尚圆颜者、清朝之风；明朝以前则不然。征古书画，可以知也。且妇女不剃颜，以如我杨弓者；拔去颜毛，其状似我打绵工者。是以肌肤滑泽，常带艳色云。

评曰：爱圆而不悦长，不独台岛，我亦近来渐为然。谚云：颜要如瓜实。瓜实者，是椭圆形也。今也，与泰西通，选妇先取其健康肥满者，是以风尚渐变欤？

歌妓

台岛歌妓，犹我艺妓。芳纪自十二、三至十六、七，衣装鲜丽，粉黛凝粹。先入席，则弦唱数番。及酒筵，与客周旋，献酬随意，毫无曲礼娇情之态。且吹竹弹琴，轻妙自在，有如春莺出谷者、有婀娜如莲花者，夭娇可爱。唯同客饮食、手拭涕鼻二事，稍属异样之观耳。

评曰：与客同饮食，何妨？至以手拭涕鼻，则宜加改善者！非欤？

选茶妇

北方产茶，每岁所输出不下数千斤。香味馥郁，与我宇治狭山所产，色味稍异，而气品相若，名曰乌龙茶；米人最嗜之。台北大稻埕茶房栉比，富豪相峙。茶时，佣伙多妇女精选之。妇女不独台人，远来于漳、泉诸州。一日赁银自四、五钱至十五、六钱，每朝三三五五追队，莲步入茶房，坐小榻选之。多则五、六十人，少则二、三十人。有少艾、有老女，均皆花装柳态，红绿相半，实为奇观。比之我横滨焙茶场热闷纷杂，啻云泥也。

评曰：我纺绩、制丝、磷寸、焙茶等之工场，不啻千百，而红女大抵皆生贫家，粗服野装，往往有可怜者。台妇则反之。可以知财力之富贍矣。

卖淫妇

台妇卖淫者亦多。而大抵有夫之妇为之，处女则甚稀；是不独恐妊娠，且忌污节也。然有夫之妇而污节，与无夫之妇而污节，未知其轻重也。深察其事情，固非好而为之；一则家贫而苦育儿、一则为夫得烟资，衷情亦可悯矣！

评曰：丑陋至此而穷，盖亦男尊女卑之积弊欤？将热望私利之余习欤？

旅馆

台岛无旅馆。非无旅馆，无足宿者也。今夫台北市者，城之内，户不下七、八千，而旅馆甚少。偶有之，陋隘不洁，如我所谓木赁宿。是以台人旅行，大抵宿知友之家或购薪米而自炊，甚则有携寝具、食器而行者。客岁，李相之来我马关媾和也，满载寝台、食器，当时闻之，大笑其迂。今游此地，始知其习俗矣。内地旅馆之制，自古完备；虽僻陋寒村，无不有旅舍。至都会则大厦高楼，鳞次栉比，食膳寝被、浴汤侍婢，凡所以慰旅情者，莫不整且备。使台人游内地，宿旅馆，则大感其便适矣。

评曰：台人之游本邦者，第一喜旅馆之完备，第二喜浴汤之清静，第三喜舟车之安全；其它可喜可乐者亦多。宜其频频来游，以观光采风也。

割烹

五味八珍、食膳方丈，吾闻其名矣，而未知其实。到本岛，登其所谓「支那割烹楼」者，淡暗之室，安败桌数个，坐上颇乏风流韵雅。唯珍羞伙多，随食随侑，味脆而香腴。终则盂皿并列于桌上，不啻五味八珍。其最贵品者：曰燕巢、曰熊掌、曰凤雏。盖一桌之价，八十余金云。泰西诸邦以割烹夸世，而其最贵者不出二十五金；我则半之。今称曰八十金，其贵可知耳。史称竖刁、易牙以割烹蒙天子宠；口腹之俗，庖人得志，亦有以也。

评曰：吾游清国者，初不惯饮食，苦之；渐久而适口腹，体量亦加重，以其多脂胞质而滋血液也。我邦自古称神国，用蔬菜、鱼肉，而不嗜兽肉，自以为清静无垢；因袭日久，躯干渐矮小，劣彼国人远矣。近时翻然悟此弊，盛唱肉食论，是亦可喜矣。

绍兴酒

岛中无酿家，饮料皆仰对岸；其最所嗜饮者为绍兴酒。酒，绍兴州所酿，盛壶远输四方；量凡七、八斤，价八、九十钱。色似麦酒，淡泊不适口。唯台人酒量极少，概不及于我酒家三分之一；而食量则远过之，宜矣。台人措重于调理，而不拘酒类；且操行温静，不似我酒家粗豪之态。

评曰：酒唯无量，不及于乱；台人有矣！

浴场

台人不好汤浴。尘垢充体，则以汤水洗拭手足耳。是以身体常有异臭。唯夏时开浴场，名曰盆池，与内地浴场不同。其制大桶容温汤，洗涤身体，似我所谓「行水」者。而浴客大抵系男子，至妇人则未必然。曩者台北市中设盆池者有二、三，今则全无。而日人渡台以来，到处设浴堂以待客，清泉滚滚然、温汤漫漫然，可以沐矣、可以浴矣。发肤快爽，有脱却尘寰之想。顷者，台人来浴者，亦往往有焉。曾台人之游内地者，告余曰：「吾归台之后，不能忘者

有二：浴场之快适、厕圃之清洁是也」。由是观之，台人为日人之所化，好清洁之风日兴可知耳。

评曰：闻去日大稻埕日人所设浴堂，有一个台妇来浴，满身洗濯，左右顾盼，颇有得意之风；观者以为台妇入浴之嚆矢。余切望台地男女接踵而取浴，以与日人竞其清净矣。

又曰：台人不入浴者有一说：日人所设浴场，多人混淆，暴露肌肤，且以其洗阴部及臀足污水洗其面及发，是所谓以血洗血者，故不欲浴也。亦非无一理。然男女浴场，自有区画，虽露肌不足深耻。且浴场别畜清汤，浴终则更酌之，以洗净全身；何有不洁乎哉？

火笼

台人生于暖国，甚畏寒冷，绵袍羊衣以为防寒具。又入火器于笼中携之，以暖手及胸腹，名曰「火笼」，形似我花笼；虽行步之时不离之，甚有耕耘中尚不撤者，可谓奇矣。余曾游村落，观一妇负孩儿携笼者，以为盛芹菜笼。就视之，则火炉也，因吃一惊去。夫温暖如本土，且然；若使台人游我寒气料峭之地，则果为如何状态欤？余辈生于寒地，畏夏犹台人之畏冬。当盛暑，玉汗津津然，形瘠神衰，苦闷不可言。今年效火笼之制，作冰笼携之，则其庶几消暑热欤？呵呵！

评曰：古语云：「冬日可爱、夏日可畏」；真有一理之言。而台人不畏夏、畏冬者，即习惯然耳。达山子畏夏欲制冰笼者，亦苦中之妙计欤？

儿戏

儿童游戏概用足不用手。或包钱于纸，细剪其残边，形如菊花，两人相对蹴之，如蹴鞠、如弹羽，巧甚。其它游戏，与内地无大差。唯内地小童成群，则挥棍翻旗，以为战斗之状；本岛小儿，则竹棒担物，为运搬之状；国风使然耳。是以台人步行快驶，健脚无双，遥优内地役夫；而临战踟躇不进，或投弃物而遁，亦遥劣内地役夫；所养成异也。

评曰：台岛者，是清国之新开地耳，故其风尚与本土相异者亦多。唯至殖利勤劳、爱钱惜死之风，或出于自然；是亦宜深察其所由来矣。

拳斗

台人修文事而废武备。然非全废之，时有行拳斗者。拳斗，犹我柔术也。其始单身行之，技精熟则与人对抗。今见其状，壮夫凝立，磨铁拳，一以扞护自身，一以觊觎敌状；或为避实冲虚状，或为突击飞蹴状。满身蓄气，眼闪口结，亦足以养体力矣。闻拳斗者，武秀才之所行以养武，与彼扛石、射的术相并课之云。

评曰：余每读汉史有击剑云云之语，窃谓彼文弱，其击剑者果为何状，或

是衙武之诞语耳。今闻拳斗之事，知非全空谈矣。

人力车

台北城市有人车数百辆，形略如内地制，而无弹铁，直承车台，是以行进中身体不安；加之石路凹凸，足力如骏，转辗輓輓，目眩心悸。而土人乘之颇得意，纵横顾盼。若使彼游帝京，银座街头乘铁轮安车，其快适几何耶！

评曰：载人以人，是即以人代牛马耳；泰西人士常笑之，以为东洋之陋习。吾日东未能脱却此陋习，况台岛乎？

肩轿

台岛道路狭且险，往往不通车马，是以贵人大抵乘肩轿。形如我肩舆，广二、三尺许，两面开窗，藤榻承腰，二个担竹，两肩接之。行趋之间，柔软上下，左顾右视，意气生风。路稍平坦，轿丁微吟，均动手，乐而行。因忆我邦数年前，专用雇舆，王侯贵人非舆则不相往还。今也，车马纵横，肩舆全废，唯汉医往往用之。若购得台轿乘之，则太便捷矣。

评曰：汉医乘舆者今则亡，唯罹病者与行葬礼者往往用之。时势之变迁，可以观矣。

火车

刘铭传之在本岛也，以全力而采用泰西利器，曰电线、曰轮船，无不皆具。如汽车，亦夙敷设之；北自基隆、西至新竹，约二十六、七里。将进自台中至台南府，而中途废绝，可惜耳。客岁，我军至基隆，先领汽车。当此时，列车仅二、三辆，残破不任用，我军修理之，达台北。途次抵狮岭之峻，进行甚艰，漩滞不动，即降车而推之，渐达岭上。今也，大起土木，穿隧道，揉迂曲，直前如箭，乘客满溢，与昔时大异趣。噫！使人闻汽车推挽之事，则其谁不哄然乎？

评曰：汽车之用贵迅速，而台人所筑车道者，不选路之险易曲直，是以不任用，时或致人力推挽之劳，最可笑耳。若使欧人闻之，则惊以为世界七奇之一矣。呵呵！

竹筏

台人所用船体，大者如我千石船，形似大鱼，轴为头、舳为尾，巨口大眼，其状甚奇。帆大抵用帘席，截风涛，往来沧溟，如走坦途。而其小者，如我渡舟，设楫于两侧，双手操之，宛然如推车轮状，而快驶不让我短舸。独安平港所用，全异其制：联结竹干大如柱者数竿以为筏，载之以大盘桶，使客乘之。舟夫在舳操之，其状甚异。盖台岛无良港湾，风浪如山，险不可名状，如安平港最甚；故非桴船，则不免覆没云。

评曰：余读论语至「乘桴泛海，从吾者其由欤」？怪之。桴者，概在湖河

所用，至大海则无所用；若乘桴筏泛海，徒取覆溺耳。今游此地，始知孔圣之言不虚拟矣！

街路

台人平素穿皮屐，不用木屐。其步街上，逢泥泞，不得进，是以大道概敷石迭甃，坦然如砥。渐久而车轮啮之，生凹凸，且幅员狭隘，不得方轨，最可厌矣。唯市廛所在，两侧设庇各丈许；可以蔽遮日光、可以防雨露，甚为适宜。故除车马轿舆，往来大抵行庇中，顾盼店上物品，商业为之颇殷赈云。

评曰：余曾漫游东北地方，观青森及长冈等市街，大抵皆两侧筑庇，以备大雪通路杜绝之时，犹台街之制。寒与热，虽有大差，至其所以防卫之具亦相同，可谓奇矣。

家屋

岛中树林少而石材有余，是以土人筑屋，大抵以石及炼瓦；又打粘土为块，积之以为壁；栋梁架其上，以瓦葺之，巍然似洋屋。唯室内无所谓天井者，仰之则直视瓦之里面，有霖雨则易渗漏，是可惜耳。

评曰：台人之家屋，不多用木材，是以虽有失火，延烧甚稀。且暑热之际，室内凉冷，宜消热气。初我移住此地者，不达其理。大抵筑板屋，竞美观；至暑炎热透射，不堪苦闷，噬脐者甚多。谚曰：入其乡则须从其风习，有旨哉言！

庙寺

台人崇信神佛，尤用意庙祠，结构美丽，规模宏壮，石柱瓦葺，飞栋画壁，金碧眩人。如台北城文庙、武庙，如大垄洞保安宫，如艋舺龙山寺、祖祠庙，其最大且美者；求诸内地，不易多得。唯土人建筑之际，尽善美；而落成之后，不加修理。是以堂中煤黑，尘埃积四边，而毫不顾念，可惜矣。我军队之入本岛也，屋寡而人众，不得已以庙寺充宿舍，台人忧焉。后总督府下令改之，以达黎民信仰之意，可谓知本矣。

评曰：古语云：「无不有始，善有终者鲜」。世上之事概不免此弊习，岂独台民为然乎哉！

医生

台岛无医；非无医，无良医也。台医大抵奉轩、岐氏术，其药物则不过草根木皮。故如内科，未无少验。至外科则谓全无，亦不过言。如刃伤、铳伤、挫伤有生理者，亦为其施术拙，致死者比比皆然，可叹矣！夫世有文野，术不能无精粗优劣。以其文明精优之法，直拟未开疗法，则其有等差，固无论耳。本邦有医，不呼医生，而称医师，以加敬重。医生亦善待病者，尽仁术。然当其未通于泰西，皆依汉法，犹本岛今日医生。及取洋术，日进月步，名医辈出

，蔚然成家。其最称国手，如佐藤、桥本、池田、松元、青山、佐佐木，实东洋之杰，远近请诊者，门前成市。当其施术也，眼光透于肺髓，莫不迪中，使扁、仓复生，何以加其术乎？本岛之入我版图也，总督府先设医院于各地，大施其术，起废回死，不可胜数。然而台人中亦未信日医者，盖拘于古而不通今者，是可悯矣！

评曰：医生、医师，其物同而称呼异者，偶足以评其待遇之厚薄、技术之精粗欤？

又曰：旨者我邦医药，概模仿清国，所谓轩、岐、扁、仓之术，莫不师宗之。兰法一传，而其术顿进。今也，专取独法，颇极精致。若举我力能足扶益清、韩两国者，医术实为之最，宜哉。近时应清朝之聘，航海者频频相踵，是亦时势之变迁，刀圭之隆运矣。

产婆

台地亦有产婆，家有妊妇则聘之，婆隔日来而诊之。及分娩，洗儿护母，恳笃尽仁术。其谢金大抵自一圆至五、六圆，虽富豪者不过二十余金。唯贫家不能聘婆者，近邻老妇有经历者往而举之。婆一名曰「先生妈」，年齿大抵三十岁以上，妙龄者殆稀。昔时日东产婆，年齿不超四十岁，则不得信，是以无妙龄产婆。今也，泰西产婆术大开，立学校，养生徒，不得毕业证书者不许之；是以妙龄产婆续续辈出，「婆」之一字殆不相适合。然其术之精巧，超绝于古之老婆者，往往有焉。可谓文明之余泽矣。

评曰：日人渡台以来，提家眷者频频相踵，而其感缺乏者，学制之未成立也、家屋之未落成也，而如产婆亦其一。今闻台地产婆之风，其宜降心而举多儿也。呵呵！

当铺

台人称曰当铺者，即内地质店也。当铺有二种：其大者曰当铺，小者曰展当店。当店之金利，对一圆取二钱；展当店殆倍之。而当铺偿却期限四月，展当店二月。期过而不偿还者，卖却其物器，亦如内地质店规约。巡抚刘铭传莅任于此地也，恶其贪暴利、苦贫弱，严禁之。其后更设官当者，而其害倍蓰于昔日。今也禁解，大稻埕艋舺市中，营当铺、展当店者，往往有焉，未知其利害得失之所在云。

评曰：当铺、质店，名异而其业相同，人间社会必须之物。唯监察法不精到，则盗赃滋炽，不可防遏；当局者宜致思已。

市场

台人急于生理，殖利之事，莫不讲究，如市场最为然。自鸡鸣至点灯，辐辏殷賑；自鹅鸭蔬菜类，至米、盐、茶、纸之伦，莫不排陈而应需。是以一过

场中，凡日用之物，莫不立办也。场中有管事者，凡征税、配置、扫除等杂务皆掌办之。近时我警察有市场监督法，最注意于卫生、风俗之事，秩然改面目云。

评曰：市场者，古圣王之所制定，人生最重要之事。其宜设奖励改善之法，以讲相生相养之道矣。

演戏

台人好演戏，与日人相同。祭典农岁，必为演戏以乐之。所演大抵三国志、水浒传、西游记类。优皆男，女优甚稀。其所谓舞台者，皆临时设之，无常置者，其形如我神乐殿。弹竹鼓锣，锵然、填然聋人耳。而优皆魁梧伟男子，峨冠长髯，动止快活，剑舞戟飞；或为鸿门之会、或为三雄之宴，勇壮杀伐之风有余，而少情趣致密之态。且言语不通，其所观真有隔靴搔痒之叹。且以其技艺比我名优，则岂啻霄壤月鳖？

评曰：曾闻福州俳优，其最上者岁入千余元，上海三千元；乃知日东名优，在其伯仲之间。嗜好之厚，可以知矣。

讲古

占坐于街头一方，高声谈古事，听者如堵，是为讲古师。所讲三国志、水浒传类，辩舌夸张，抑扬波澜，使人起情；我所谓「鞞讲释」者。唯彼见书而讲之，我则记臆谈之，其感情稍异。台人欲激励士气，则往往用此方许云。

评曰：本邦「军师谈」，其初亦皆展书而讲诵之，后遂废之；盖熟能生巧，而技益进矣。

又曰：闻匪魁之企动乱也，先以讲古师演戏激其气，而后啸集不逞；故不下禁改演戏之趣，则不能以保至安。是虽如未足措信；使不智无学之民，目观彼群雄竞起舞剑挥戟之状，耳听杀伐盗掠之事，则其激发客气，投匪群之中，亦必然之事。经世者其宜费一思矣。

讲善

讲古之外，有讲善者。在稠人广坐之中，谆谆说彝伦道德慈善之理。引证虽鄙近，不流谗；辞气虽不高尚，不失邪。使听者自发慈悲仁爱之心，而已未曾受一钱。是我所谓「心学道话会」之类耳。其劝善惩恶之效，亦不鲜少。是以除秀才、绅董之有学者之外，受其感化甚多云。

评曰：以通俗鄙近之语，巧说人世日常之道，善使入俚耳者，莫若于通话。讲善所为，其亦庶几矣。

剃头人

台地无理发铺，但剃头人担器械徘徊街上，招之则解担于底下，置榻陈盘，刷剃梳辮，而后摩肩打背，似内地按摩，快不可名状。而其价仅三钱，可谓

廉矣。闻台妇鬻发，大抵自理之，是以无业理发者。内地妇女则不然。除僻邑妇女及贫家妇人之外，大抵使人理装之，而其价亦不廉；而发之蓬松劣于台妇，可谓惰且陋矣。

评曰：理发是妇艺之最重者，其不能自理实缺其艺者也；日东妇女耻于台妇多矣。闻今也在台内地妇人，一回理发费，自十五钱至二十钱；若夫以岁月计之，则所费实不鲜少，可谓侈风矣。

工匠

工匠之精巧者甚鲜，是以富豪筑屋造器，大抵聘良工于对岸，以台匠为之助手。初我总督府佣工筑屋造物，迟缓不应急设；就而视其工具，种类甚少，而钝脆不足用。其使用锯刨，向前方而推之，全与我工匠相反，宜其劳力多而成功少。独怪我文具之远来于清国者，大抵多精致可观者；而台匠今如此，其所由来果何如？

评曰：良匠先利其器。台匠之拙劣，其或未得良器欤？

石臼石杵

台人舂壳，用石臼、石杵。臼之形与我所用无大差，独至杵则奇甚。形以我木杵而有棱角，附之以木柄。男子则立舂之，妇女则倚椅子而撞之。盖妇女缠足不能用力于脚趾，是以然耳。

评曰：石臼余常见之，至石杵则未尝见闻之。且倚椅而舂之，更亦奇。风俗异而物不相同，果如此欤！

摇篮

妇女负赤子，以绵布如我「风吕敷」者约之，比诸我「细纽压腹脚」者，甚觉安适。又容赤子于篮舆，吊悬于竹架之上施之以细线；裁缝不能离两手，则以足动之，犹我小秋千之状。儿亦在其中嬉嬉然以乐，犹在母之怀中。是可为奇矣。

评曰：台民勤劳绝人，育儿亦自出一简便法，可以卜其余矣。

童言无忌

台人往往书「童言无忌」之四大字于纸片，贴附于室壁。余始不知其何理，问之，曰：「孩童所言，固无定理，时或发可忌、可厌语，妇女辈有拘泥其言痛心臆者；故豫贴附此语、以戒拘泥之癖」。可谓用意之至矣。

评曰：我邦拘物病心者，名曰语弊汉。台人豫防其弊，书壁以戒之，可谓妙矣。

门前题句

台人不问贵贱、不论贫富，每家门扉两面，贴赤纸题句，曰「春风和熙」云云、曰「四海清平」云云、曰「福禄寿考」云云，皆迎瑞祥之佳句也。而其

笔迹亦有可观者。是亦一种之奇风矣。

评曰：货殖之念，虽造次颠沛之间，未尝忘却之。门扉题句之意，亦可知耳。

抓肉治病

台人发腹疾、齿痛，则抓喉皮为治病妙法。是以男女颌下，紫点班班然如赤痔，余观而怪焉。一日，散策街上，闻鸣哑悲痛之声；就视之，则有一妇右手抓颌下，蹙额忍痛而泣。余以为病风者。既而病歇痛散，始开颜，而颌下班班呈紫色。后日就士人叩之，即曰：「男女有腹疾、齿痛，则抓皮肉使气趋于外，则其病必愈矣」。余听之，愕然以惊，哄然久之。

评曰：抓皮肉疗其病，甚奇。然世上有似焉者。今夫雷公逞怒，霹雳动天地，当此时，设屋上避雷线，则电气转散，而不毁其屋。然则抓肉愈病，亦或效此掣，而得免竖之怒欤？呵呵！

蓄髯

岛人蓄发髯有律。年四十蓄发，五十以上蓄髯。唯其儿娶媳，则律许早留胡须。且医生早留须云。我邦上古皆蓄须髯，中世例剃之。及交通泰西，蓄髯之风大行，不问老壮、不论贵贱，皆蓄之；黑髯毵然，豪杰自许，如汉关羽、我清正者甚多。而叩其胸中，则枵然无一物者，比比皆然。噫！髯之价日下，多髯亦不足夸也。

评曰：清人蓄髯，有一定律；我邦人则不然：贵绅而不蓄者有焉、贱夫而留髯者有焉。是以我军之入台也，土人目有髯者为贵人，厚礼待之。官衙之属隶、役夫、商工之有髯者，误受土人之尊敬者，往往有焉。后觉髯之有无，不关人之年齿、贵贱，而髯之价亦随定云。

油熬

台人调理食物，大抵用油。凡自鸟兽鱼肉至蔬菜类，不用油熬，则不上于口。是以街上室内，油气浮浮然、蒙蒙然。而日用器物，滑泽似泥。不啻器物，肌肤衣服亦皆含油气，不快甚。余始来此土，登其所谓「支那料理店」者，桌上所排列食品，皆用油熬煮，虽美则美，既厌其浓厚，即骂曰：「是非食馐，食油也」！今也惯习久，而油熬下物，适肠胃；可谓奇矣。

评曰：闻天候温热之境，不食油与肉，则体气枯瘦，不堪劳恟；台人之调理法，盖有见于兹欤？

嗜荤

台人食野蔬，最嗜荤类。葱干、蒜子之类，堆积于市上。唯蒜之臭气酷烈，食后与客对谈，臭焰扑鼻；既为厕中物，而犹放异臭，是可忌耳。日东人亦嗜荤，葱韭类繁茂于圃中，日日摘而充食。唯僧侣禁食之，寺门前必题「禁荤

酒入山门」之数字。庶人则未必然。余曾游于下总佐仓，土庶人皆食蒜，称曰「佐仓山葵」。叩其说，此地沿于印旛湖，泥瘴为祟，唯食蒜者不感其毒。因忆台地多瘴疠，土人之嗜蒜，或所以消瘴疠气欤？凡物多起于必要，而常人不知之者，往往有焉。蒜岂可撤乎哉！

评曰：葷菜善养人之精气，唯蒜之臭甚烈，人人所忌也。若夫不忌其臭，而取其效者，相约而食之，或似其无害。呵呵！

又曰：蒜于台地为不可少之食品，佐仓先生杂记洵为经济之要论，亦今日不可少者；即所谓佐仓山葵者，非耶？

畜豚

台人嗜豚肉。每家必畜豚，少三、四头，多八、九头。屋之内、外、宅之前、后，响响然、■〈口禹〉■〈口禹〉然，吸浊水、吃不洁，溺水狼籍，尿粪堆积，怪臭扑鼻；而家人视之如孩儿，爱抚成育。及肥大而屠杀，碧血淋漓，叫声动人。至此时，家人视之如仇人，毫无悲哀恻隐之色，甚可怪矣。闻畜豚是妇女之手业，以其利办衣裳、红粉等之费，虽良人不能相干涉。宜矣，观贩卖之际，妇人应辩定其价以投衣囊之中，亦更奇矣。

评曰：本邦人杀所畜鸡鸭，犹避而不敢为之。如其杀兽类，别屠家独能之，亦恻隐之至情也。

饲鸭

台人不独能畜豚，又能饲鸭鹅类；多者五、六百，少者二、三十，其利甚巨。闻其孵化法，土地温热，不待鸡母；置卵于稻壳中，自然蒸化，是以蕃殖甚容易。既长则一村、或数家合资以畜之，而均分其利。余一日游郊外，瞥见一河之中，降雁数百成群；就视之，有一童持一竿管鸭群，纵横指挥，如名将动万卒。闻往昔有朱一贵者，巧养鸭，土人以为神；朱乘之企动乱，陷都城者，不可胜数云。由是观之，养鸭之术，自古以为难；而今如此，非渐磨之效，则其何以至此乎？

评曰：家禽之关于国益民福大矣，岂可不仿于台人之顰乎哉？

蓄财

岛人蓄财之思想，出于天性。自幼至老，鸡鸣而起，营营栖栖，货殖是勤、生理是务。惜阴之风，不待陶侃之言。七、八岁童子，盛果于笼中，呼卖于街上；或拾竹木为燃料，以助家政。习惯如此，至壮时益坚。唯其蓄财之法，据文明贮蓄法者甚稀；大抵纳银货于囊中，渐积则藏于瓶中，或有熔铸之为团块埋井底，以防盗灾者。事虽似迂，其贮财思想可知矣。是以身既致富豪，犹勤劳；虽贱役苦力之辈，皆善贮数百金。比之内地人壮佼轻佻，视财如土芥者，自有泾渭之别。夫奢之与俭，自一人视之，则如无大差；自国家视之

，其所岐岂啻千里之远。古圣曰：「礼，与其奢也宁俭」；旨哉言。

评曰：清朝恃古国，蔑视外邦，数招祸败，偿金谢罪者不知前后几回；而财源未尝枯竭者，国民勤俭之力使然也。今自一私人视之，或如鄙吝陋丑；而自一国思之，则实可喜也。谚曰：「东都人不怀宿钱」者，是其名似清且侠，而大体不及彼所行，偶足以害国本，岂可不思乎哉！

庭园

清人风流韵雅，诗赋文章，发于天性；如庭园，其宜竞美斗奇矣。而如板桥林氏园、台南四春园稍足观，其它无足睹者。偶有之，隘陋不洁，不足怡眼。盖台人急于射利，不遑顾庭园耳。我邦自古以武建国，风流韵雅之事不关于心，然至庭园，则大注意。其有家宅者，皆筑庭园以乐焉。竹石泉树、亭榭楼栏，尽美极奇。其不有庭园者，亦列陈盆栽，饲养小鱼。若夫至王侯、缙绅之苑囿、寺社、公园，虬贝则规模宏壮、结构瑰琦，不让秦皇之庭园者有焉。举其在帝京者，如后乐园、靖国社、植物园、东台、三缘公园，其最大者也。使台人往游，则其必阔眼界矣。

评曰：余曾游观板桥林氏庭园，惊其宏丽；就而视之，则其所排列岩石，皆系人所造，颇缺天然之趣。日东庭园，最重石质，有一个千余金者；使台人闻之，其或不信欤！

城郭

岛中多城郭。其最大且严者，台北、台南、宜兰、凤山、嘉义、彰化、新竹等，大抵就平地积土石瓦砖等，高丈五尺或三丈，厚亦称之。壁上设射垛，穿銃眼，形似锯齿。四方筑关门，石柱铁扉，森严不可踰越。壁上题字，示方位：曰「紫气东来」、曰「制胜桑榆」、曰「南方拓疆」、曰「北斗烂然」等句，字格遒劲，可仰者甚多。且郭内广阔，市廛殷賑，与我城郭负山带川虎据嵎者，划然相异。城市之名，可以知也。

评曰：台地距帝都辽远万里，化治难普洽。不逞匪贼乘机煽乱，或三年、或五年，必有氛乱；乱而又治，治而又乱，是以所在筑城郭而守之，其费亦不贲。我领有以来，毁城夷郭，以洞开道路、建设学校、筑造商馆，以图至治，土人惊其豪胆云。

水车灌溉

台地农业发达，耕具之精巧，不多让于日东者有焉。今观其灌溉法，颇为巧妙。以良材制水车，长丈五尺许、幅壹尺许，形如长塘；以小车顺次送水，犹时辰器转环状；而水量极多，滚滚汪流，似溪泉。其它如牛耕，概不劳人力而役物力。是以劳少而其效甚大矣。日东自古以农成国，耕耘之业非不讲究；而台地耕艺如斯，有所所长。是宜取其长，以补我短耳。

评曰：灌溉是农务之要，而台人之精巧可喜，内地老农宜一观也。

养鱼池

余巡视南方，往往观养鱼池。池大者涉数十町，大抵在海边筑堤塘，防波浪，设闸吞吐潮水。所养鱼族；似我青鱼、鲮、鲈等，发育极迅速。当海上多风，鱼不上市之时，贩卖之，即价倍之蓰。土人呼曰「粪鱼」。然鱼非食粪，投豚粪于地中，池中生藻草，鱼食之而发育、故有此名云。

评曰：豚食人粪，水草生于豚粪，鱼食水草而成育，顺环无穷，经济之妙理尽矣。

鱼族

台人嗜兽肉，不嗜鱼肉。是以市上所贩，不过鳗、鲤、鲢、鲩数种；此鱼大抵生于河及池，所谓淡水鱼者也。又有香鱼，大过于尺，芳肥脆美，不异我所产。且气暖而水温，不拘期节而获之；年鱼之名，于是乎空矣。

评曰：「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」；古贤之言也。台人渔获，自古无制限。若用此训，则鱼族益滋殖，真至不可胜食矣。

龟鳖

台地多产龟鳖。龟大如我所产，甲色青黄有光辉，可以制并簪。土人恶鳖之狞猛，不敢食之；是以大如盆者，往往曳尾于泥沟之中。初，我兵之上陆也，役夫等竞获之，供膳羞。后渐不见其影，价亦随贵；然投二、三十钱，则可以容易得之。

评曰：鳖之为物，滋血液、养神气，人之所知；唯其价贵，不上于口。嗜之者，宜游台而一饱耳。

龙眼肉

岛中多产果实，如龙眼肉最占其上位。树大者过合抱，枝叶扶苏，蔽十数亩；材质坚牢，带赤色似朱檀，可以制器。夏秋之交结实，累累然如联结金铃。剥包皮，则出如鱼眼者，味甘而美，核似弹丸黑子。其价不甚贱。土人云：「吃此实滋气血，养肝脏」；汉医所用肉桂、龙眼肉者是也。亦是货殖之一宝树耳。

评曰：余始上陆之时，观此树以为朱檀，告之人；后闻而悟其似而非者也。

芭蕉实

阖岛多芭蕉，如苇、如麻，郁郁苍苍，填植于山谷平野之间。其实黄熟，则甘美媚口，似人工果饼者。其一枝蒂结者，多五、六十，少二、三十；价亦廉，与我甘藷者相匹。余曾巡视宜兰地方，感枵腹，则购食之以代粮食。非天赋之良，则何其如此乎？

评曰：此实，萨南地方亦产之；唯大抵稍小，而味亦不甚美。泰西割烹楼，食后往往供之，以代水果；其价亦甚贵，嗜好使然也。若使彼游台，则其必鼓舌而赏玩之。

菠萝

人之游台地者，无皆不称菠萝之美味。菠萝者，其叶如棕榈，而其树矮小，形似我万年春者。杂植于坞亩、山腹等。冬期生实，到夏时而成熟；大如我甜瓜而带黄色，味甘而酸，多含水液，可以医渴。以其发芽似凤尾，有此名云。

评曰：北海产兽鱼、南岛生水果，皆自应其必要而然，使人类乐而安其地。天地之锡人以好配剂，岂可不知乎哉？

乌龙茶

台北地方多产茶，香味不让我宇治、狭山等所产者，而色稍呈褐色。灌热汤四、五回，犹不减香气，一饮爽然开胸膈。混化之以牛乳、白糖，亦甚适口。米邦人最嗜此茶；一岁之出，不下数百万金云。余曾闻茶者以生高山深溪者为上品，以在拢亩平野之间为下品。盖生高地者，为巉岩所苦、为雨露所凌，树皆屈曲，发芽紧肃，含良香味；生平野者全反之，是以不能及。且此地气候炎热，不以火力，爆天日而焙之。捻练之际，劳力少而不至减损香气，是乌龙茶之特长也软？

评曰：茶之酷带苦味者害肠胃，养性者皆所知也。乌龙茶则味不甚苦，而香气有余；米人之爱嗜之，盖亦有以也。

大甲筵

台中大甲地方，产异草，柔软如麻，细纤如练；可以织筵，可以制帽，可以作囊，可以组履。比之马尼刺所产者，色泽虽未及，其用相同。筵广方不过丈许，致密如毡，可卷以怀之。大抵成于妇女手，价不甚廉；其最上品者，超十数金。现时我总督府大奖励其业云。余曾赠之三岛中洲翁，翁有句曰：「千里洋程赠土宜，谢君厚谊不忘师；熏风自此讲经日，一席龙须充虎皮」。

评曰：筵之价不甚廉，以其能耐久而增艳泽也。唯不知者，同视彼包糖席，不甚悦。后闻其价，始至钟爱云云。

槟实

南台风气温热，多产槟榔，其实可以食。土人包石灰与槟于草叶啮之，以为去瘴气之一法。槟实含茶褐汁，可以染物。土人随吃随吐，唇皆带异色，齿亦悉涅黑，一见知蛮习矣。

评曰：南方渐近印度，其风习亦相类似，地势使然耳。

砂金

自基隆至宜兰间，山脉连天，高峰冲空。其中间有溪谷，曰顶双溪、曰瑞芳店，多产砂金。刘巡台之时，入山采金者有三千余人，皆给证票，每日征十五钱，其利甚巨。我领有之后，禁土人之采矿，使豪商藤田、大宫等当采掘之任，自是土人失利云。

评曰：采金之业，自古为至难。非以其利少而劳多也，以利虽丰多，不堪工人监督之烦也。监督不得其宜，则随得随失，以其物微细，便持去也。若从巡抚所定之制，则虽无近利，有远益，亦可知以清朝经济之一班矣。

樟脑

岛中第一之产物为樟脑。樟脑者，全世界中，专产我邦及南清地方之一部。凡自硝药、医药以至百种制造品，莫不待之；是所以其价日益贵也。而樟树大抵在于生番界，不能容易得之；是以有抚垦署者，一抚治生番、一伐采樟树，年额所得，盖不下数百万金。现时总督府设制脑署，盛讲究斯业。富源多在于危险之中，古今相同矣。

评曰：天授我以此膏腴之地，岂非祖宗之遗德乎哉！

橄榄

橄榄，一名曰文旦。树似我柚柑而稍大，其花纯白，其实硕大如人头。黄熟则贩于市中，价不甚贵。破之有气，芬乎扑鼻。有白色者，有紫色者；紫色最美。儿童往往割其外皮，戴之以游戏；形似黄金冠，甚伟观矣。

评曰：我邦古来称台岛为高砂岛者，盖谓其珍宝甚富饶欤？

制糖

台南地方多产沙糖，一岁之收，不下数百万金；与樟脑在伯仲之间。其制糖场者，皆系村闾共同所筑。虽陋矮不足观，规模甚宏；石臼、牛车、釜锅、桶壶类，杂然相排置。随输随制，糖色皆赤黑，捆之以席，载船送于对岸香港、厦门等；精选为纯白，而输侮外。安平、打狗港桅樯林立者，大抵为糖船。

评曰：台地温热，土壤多沙，最适糖草。春夏之交，弥望百里，如竹丛、如麻田，就而视之，则糖草也。草身大者如担物棒，色带赤紫；割而啮之，淡甘可喜。所谓啮蔗者，渐觉佳味者，非欤？

榕树

岛中有奇树曰榕树，叶似我椿而稍小；绿叶扶苏，蔽遮炎日。树身生红髯，毵毵然垂地上。枝干偃蹇，俯而复起。其俯着地者又皆生芽，渐长而复俯地。其所蟠根错节处，可以倚、可以憩；土人不堪于苦热者，往往来而作业于树下。翠岚罩霞，凉气可掬，是亦热带地方之好图画矣。

评曰：苦中有乐、乐中有苦，人世何用杞忧乎？

青珊瑚树

余奉职于打狗港。港中有危岩，高数百仞。遥望小琉球岛，云烟蓊勃，白鸥戏浪，真为此间第一之胜地。岩上生奇草，枝叶似珊瑚树，土人呼曰青珊瑚。人误触之，则乳汁飞进入眼，则忽失明；是以相戒而不触犯云。

评曰：入其境，先问国禁者，古人之训也。今也，万邦开放，不问国禁，无复大失误。唯如此毒草，不知而伤身，洵是可恐者，非欤？

蚊帐

岛中多毒虫，俗曰南京虫，形微细不可瞥见。不问室屋、不论寝被，潜阴郁不日照之处，时触人体而螫之，其痛十倍于半风子。且其所触肌膺，忽呈赤痣，经十数日而不治。体质软弱者，往往发毒疮，终毙云。又蚊、蛾类甚伙多，至冬期而不全灭，使人往往发苦吟之语。余一日戏作俳句：「岁越仁，蚊帐都留波那志，孙子满低」。可以想其地之状景矣。

评曰：苦闷呻吟之状，可以想耳。

竹篱

台地多匪贼，不严门扉墙壁，则忽为彼所覬觐；是以大抵植竹，以为自然之墙屏。竹似我孟宗竹而有针，嵯峨横张如剑戟，不可逾越；呼曰辣竹。根干蟠屈如岩石，可据以备番匪之来袭。我军之南进也，贼皆潜形竹林而顽抗，我军苦焉。台人以竹制器，自寝台、椅子类至柱楹、船车之属，皆不以木材而用竹。竹大者如拱，皮肉厚而柔软，断以为担棒，可以扛数百斤。且其枝上屈曲呈奇状者，可以制烟管。邦人得之，摩挲拂拭，珍玩不措云。

评曰：三岛中洲翁曾有句云：「各处战争流血腥，顽民抗敌户皆局。天然村落好城堡，篁竹森森遶宅青」。真能写其景者。

农制

台地农制规模之大，远过于我。举其一例：畦畔开阔，不似我狭隘错杂。而水陆之田，概用牛耕，劳力少而收获倍之。作米者专作米、制糖者专制糖、蔬菜则作蔬菜，划然定分业之制。又注意于灌溉。陆田则穿井，以桔槔酌之；水田则掘池，以牛车注之。自插秧至收藏，敏速自在。加之以良天候，占一岁两度之利。可谓至幸之民矣！

评曰：农圃之事，要专门家之精察细查，固非数十言之所能尽。此篇淡淡叙去，妙妙！

水圳

水圳者，犹我「水利组合」也。余曾游景尾街观之，十数町之间，以厚板构之、以木石支持之，蜿蜒如长蛇；清泉滚滚流其中，随宜而分派之，供灌溉。以设课税之法，有总管、有代办，秩然不相侵，利害休戚必共之。亦可以观劝农之一班矣。

评曰：水利者，经济之重事。台人注意于此，其亦可喜矣！

田寮

台人建屋于自己所有地，与家屋共贷其土地，使耕作者征其几分之利，称曰田寮，贱民甚便而就之。是亦我邦之宜有而未有者，可以视其农制之一班矣。

评曰：既借其屋、又借其地，无资力者，大喜其便益。是亦王制之遗欤？

租制

台地租制复杂，难容易查定之。今大别之，则有大租、有小租、有佃户。大租者，如我大地主，而其理相异。小租者，如我地主，而亦少异。佃户者，即我小作者也。又有其土地者，名曰业户。清廷固知台地辽远，征租之烦难，使独逸人某，担任全台之征租，每年纳二百万元于政府，政府以为简法。豪杰如刘氏，亦不能改此制云。

评曰：此征租法，自一国之体面视之，则不免为辱；自实地之收益，则为简捷。盖使俗吏征租税，则不能无贪污；防贪污，则事务不进行，亦出不得已耳。

盐田

四面环海，最适制盐。且天候炎热，不待燃材，酌潮水撒布平地，随撒布则随干燥，忽见白雪皑皑；比之我制盐法，劳鲜而利巨。苟讲奖励之道，则南台一带悉为盐田，而凌我制盐家必矣。

评曰：余曾读盐铁论，知汉土经世家深用意于盐业；盖北方沍寒，制盐极艰也。今观台地丰盐之状，窃喜天佑矣！

插秧

台岛地质多粘土，如水田则黑泽如油，深没脚，不可步行。是以土人插秧之时，或穿板履、或膝行而插之，形似匍匐，甚奇。且降种子于陆圃时，引绳以正之，犹我工人用绳墨状；是亦可为奇。土壤膏腴，概不施肥料；而稻梁秀茂，不让我上田。唯收获之际患盗，不能干燥于坞间，随刈随打，盛囊以归。是以米粒乏粘着之力，味亦不及我者远矣。

评曰：台妇缠足，不能入泥中，是以插秧之事，男子专当之。不能观我妇女讴歌插秧之状，是可惜耳。

一家团栾

台俗之最美者，莫若于一家团栾之风。家有兄弟数人，则均分财产，住居一屋；不啻招螟蛉之诮，又有干枝相卫护之义。是以眷族繁衍，多者六、七十人，少者十五、六人。或耕耘田野、或贩卖物品、或佣作他家、或羁旅贮金，营营栖栖，与岁月相移。若夫兄弟构别屋离居者，名曰分房，任其所望；唯

除去祖宗祠堂金，余则均分之，毫无纷扰反目之态。岂可不言美风乎？

评曰：人生之乐事，莫若于一家团栾。使世之兄弟争财、父子反目，烦法衙而犹不悟者观此风，则岂不愧死乎哉！

贷借

台人贷借金品，概不要证书，又不待证人。贵人之外，不用印章，而争讼之事甚稀。是知其信者有其人，而不在其物也。夫物者有时变易改废，不足恃也。余曾在打狗警察署，逢富豪陈氏买办某，齐巡查驻在所建筑费一千金，托余以保管。余欲制证票授之，某摇头曰：「生等信大人，恶以证书」？仓皇辞去。余服其宏量。

评曰：印章鲜明，而拟作者益多；刑律严密，而违犯者愈繁。视之于台俗，其劣万万矣。噫！

银货

台人从来不用纸币，以「多罗」行之。多罗，犹曰银货也。其一元金，与我一圆货相匹俦。其余漑铜钱耳。土人授受之际，先检其真伪，或掷于地上听其音、或置掌中指弹之，甚则以铁器捺刻印。是以货面凹痕斑斑然，终即为苦窳，是可谓陋矣。

评曰：不用证票印章，诚美风；独至货面捺刻印，则陋鄙亦甚。盖是贱民之余习耳。

财囊

台人财囊，以布帛制之，刺绣花纹类，形似我金囊而稍大；垂之下腹部，不问银货、铜钱，一切藏之。步行之际，掀翻有声，亦一奇矣。

评曰：金囊者，人生之要具，藏之怀中，犹为掏儿所掠去。苟使台人游我盗儿所丛窟，则其亦危险矣。

钉陶工

台岛漆器少而陶器多。凡饮食器具，用陶磁器。是以补缀其既破坏者，自得妙。有钉陶工者，以小锥穿穴其两端，以金属补缀之；肃然不动，且有雅致。日人之始上陆者，皆称其巧妙，竟使补缀之；甚有故毁完器而缀之者，亦好奇心之所进耳。

评曰：使世人尽为巨鹿孟敏，则缀补工无复所用。然陶器之易毁，人皆苦之。既毁补缀以充用，其效大矣。闻我役夫传其术，归家后营斯业，以博奇利者云。

防火具

台人所住，多土壁瓦葺，火灾甚稀。一旦有灾，则周章狼狈，不知所措；既无唧筒，又无梯子，束手而待烬灭。且火场多盗，狼眼虎视，窥隙而窃财

，甚则钩火未熄木材而去。街吏呵之，其状纷然、骚然，不啻不能防火，亦不能防盗。余一夜目击其状，大悟消防队之必要，恍然久之。

评曰：灾场多盗，我亦为然。唯至攘去燃材，则奇谈中之奇谈，殆不可梦想者矣！

砧工

砧之形似船，置布帛于其下，倚柱而踏其两端，随捣随踏，展转均压，使之坦平如砥。比之我以槌捣之者，劳少而效大，使观者惊其巧妙矣。

评曰：秋夜禱衣之声，使人发诗情。台人则使观者惊殖利之敏，亦奇矣。

奇名

台地里巷之侠，往往以奇字为名称，曰王乞丐、曰林少猫、曰牛粪儿、曰马勃爷。其它用人世可忌、可恶之字，而反有得色，是何所由？盖侠者好奇衒怪，东西一揆，犹我博徒以唐犬、稻电、鼠小僧、大蛇丸等之字为绰号，亦何怪台侠之奇名乎？

评曰：绰号者，人之所附，非自称之；台人亦其类欤？

寝具

台人室内敷甃石，不设我所谓床板者。正面置案榻，其侧安寝台。寝台长六尺许、幅四尺许，以樟、杉等作之。栏楹雕刻花纹鸟鱼等，垂翠帷，形似我佛坛而广阔。有团扇可以纳凉，有烟器可以喻鸦。有客，亦延此上对晤。是虽谓寝台，即我房斋者也。有被具，以丝网包缀绵团，蔽之不以布帛；是以经岁月、绵团渐煤黑，一见发呕吐。使台人视我清洁被具，则其必仿颦矣。

评曰：我所谓蒲团者，不知何人之所创制。寒冷之国，防寒之术自发达；台人易地，则亦其如此耳。

爱牛

台人嗜兽肉，而不嗜牛肉。非不嗜也，是有说焉。盖牛者，代人耕作田野，且孔庙释典之礼以大牢，是以惮而不食也。独怪未见人之遗弃老牛者。

评曰：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；盖亦庶几此意矣。

人种

台民之先移住者，第一为福建人、第二为广东人，故福主而广客。风俗言语亦相异：广人者，妇女不缠足，男子躯干伟大，动农桑；福人者，妇女皆缠足，男子伶俐，善商业。其台北地方多福人，台南以西多广人。而岛之中央山高林繁之地，多为生番所窟宅。

评曰：台岛犹我北海道，住民者皆系关西、关东人民所移住，而其所谓阿伊奴者，即生番也。唯气质温顺，不似台番之杀伐猛犷，即称为熟番亦可欤？呵呵！

新高山

岛中第一高山为毛利孙山，高过我富士山五百尺余，四时戴白雪。我皇帝陛下赐「新高」之号，盖以新版图中之高岳也。余曾船发打狗港，过恒春之鹅岬，既到卑南湾，遥望巍乎岳影于云烟之间。舟人曰：「是新高山也」！乃凝视之，形如银兜帽，真不负南海之雄镇矣。

评曰：南海僻陋之山，属我版图，赐我皇之佳名，山神其亦含笑而感恩遇矣。

毙鼠毒

台地多疫病，瘴疠、鼠疫为最惨毒者。鼠病俗呼曰草疫，又曰瘟疫，以当其春气渐动之时发生也。鼠疫之发也，鼠必毙于屋之内，其毒浸染人体，是以称鼠病。此疫流行之时，土人戒不食饼果油晕等，盖鼠族多嗜糖类也。余曾在总督府官舍，所使役厮夫殪此疫，警吏来命十日间通行遮断，颇悉其惨状。当时窃谓台地卫生之术未开，不免鼠疫之来袭。我邦则气候清凉，卫生之术亦整备，虽有鼠疫，不能侵入。既而神户、大阪、东海地方发此毒，上下狼狈。气候之不可恃，其亦如此耳。

评曰：鼠疫之害猛于虎，是所谓穷鼠啮虎者非欤？

瘴疠毒

我文武官之在台者，大抵为瘴疠所染，重者一再病而殪，轻者经五、六十回而不死。唯屡罹者，气血枯丧，归国而后尚不能脱者，往往有焉。此病之发，或每日、或隔日而患之，不违时间而来。先感恶寒，忽而战粟眩晕，如以盘石压头脑。或苦吟发呓语，似病风者。

评曰：瘴疠之毒，不啻台地，我亦有之，称曰疟。头痛恶寒，身神共衰。然比之台瘴，未至其十分之一。近时我军队之在彼地者，以瘴毒为蚊蛾之所诱，穿手套、张蚊帐以防之，大奏奇效云。

土匪

台地多害物，曰瘴疠，曰生番、曰土匪，是为三害。而土匪之害最惨烈，不可名状。其啸集伙党，多者百余人，少者二、三十人，各提锐剑，暮夜拥炬火，蓦然来袭。坏门户、破墙壁，夺主翁；主翁不在，则夺子息而去，抑留于深山幽谷之中。以人需偿金，或一、二百金或四、五百金，不见金则不放还。若夫不能得财，则举水牛、鸡、豚之属而夺之。其状殆似我国往昔山贼者，可谓可恶之极矣。

评曰：「山中之贼易平，心中之贼难除」；王阳明之语也。今也，昭平山中之贼全潜影，而心中之贼未能除之。近时所发生问题，是其一征欤？噫！

生番

余曾带特命，巡视宜兰地方。过罗东，土人齐飞报曰：「昨夜生番袭民家，杀八人，冀赐临检」。乃奔就其众，家眷八口，横尸相枕，皆无首级；碧血淋漓，腥气扑鼻，不觉竖毛发。因召土人讯其状，曰：「昨夜五鼓，番奴约八十人，各带铳刀，突如来袭。窥此家警戒稍宽，忽排闥斩之。村民远围绕之，不能近。拟铳殪其一人，余皆窜入山」。村民痛恨，剖番奴胯肉，投釜中羹之，啜以吊死者。贯首于竿头，募金村阎。余熟视之，头颅伟大，毛发如栗壳。余谕而埋之。竖木为标识，欲待其化白骨，为人种研究之资料。今去其时既六星霜，颇尚在地中欤否？呜呼！余先众赴台，屡冒危险，或为土匪所围、或为瘴疠所侵，或发掘同僚之尸体，终则丧糟糠之妻。留台仅三岁，其变化迁转，不可名状。其间执笔记事者，仅有此篇。所谓入虎穴、获虎子者，唯文辞拙劣，不值于虎子，请勿笑焉。

评曰：达山兄磊落奇杰，性好文章，是以虽中年奔走仕途，未曾笔砚。如此篇虽不过其绪余，行文敏活，着想不凡；台人观之有以所警省，邦人读之足以资观光探风之料。达山兄之作，岂徒尔也哉？

附尾

其一：结婚

其二：医药

其三：番踊

其四：番酒

结婚（其一）

生番元来无文字，言语亦支离馱舌不可解。唯人间彝伦之事，秩然有序。男子至弱冠欲娶妻，则就其属望妇家之门前，盛水于桶，插野花而去。妇女之父母悟之，卜吉日举婚仪。婚仪既成，其夫虽夭死，不再嫁，终身守节。是以芳纪不满十八、九，寡居者往往有焉。其既如此，是以邪淫者绝无云。

评曰：文明与野蛮，以其形则相距甚远，其心则文明往往不及野蛮者有焉。岂可不耻乎哉！

医药（其二）

番界无医药，病则就清泉灌顶，以祈神佛。不愈而殪者，近邻相集而埋之，设祭坛以吊其灵。与文明之民，无大差云。

评曰：奎运隆昌之世，犹有斯种番民不能普浴恩波，其亦可悯矣。

番踊（其三）

番人好踏舞。有吉事则饮番酒，歌呼呜呜，相率起舞。桦山总督爱番奴，一夜张宴，使番奴踏舞。奴大喜，男女六、七人，携手成一团，而飞跃盘旋

，欢声如雷。其状与我盂兰盆踊者酷相肖，唯谣音怪奇，使人喷饭耳。

评曰：闻北海番奴有熊踊者，与南蛮跳舞，好一对奇观矣。

番酒（其四）

番人嗜酒，甚于食色。且其量甚大，一喻倾一斗，洒洒然。闻其酿法，彼口自啮稻粱，贮诸瓶，待其酸酸而吞之，味似琉球酒。余曾献一策，驱番奴夹击土匪，会于坪林尾庄，劳以酒精。彼皆豪饮，忽尽一樽。或醉入水取浴者有焉、或喧争殴打者有焉，殆苦其统御。是在台中之一奇话矣。

评曰：太古蒙昧之状，在今日尚勿如目睹，奇又妙。

右每篇加评语者，为友人桥本矫堂、细田剑堂、山田济齐之诸君及台湾新报记者台人某氏。